



卢沟桥之战： “男儿坟墓在此桥”

□辛旌

1937年7月7日下午，永定河卢沟桥边一阵神秘枪声，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。

从这一天起，中华民族做出了最后关头的选择——抗争，乃至牺牲！

一寸山河一滩血。驻守北平的我29军，在卢沟桥一带与日寇决战，“愿以此桥为坟墓”，死而无憾。与此同时，全国各界声援不断，对抗日前线给予了各种支持。

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荣维木看来，尽管卢沟桥事变之后，29军弃守卢沟桥，撤离了宛平城，但这一城一地的得失并不是衡量战役成败的标志。这场战争的最可贵之处，是真正促成国民党下定抗日的决心，国共双方达成共识，全民抗日热潮形成，局面从此大为改观。此后国共合作、战区划分、八路军改编等都一气呵成，民族凝聚力形成。

卢沟桥事变，标志着中国成为东方首个站起来抗击法西斯侵略而进行战斗的战场，阻止了日军北进，牵制了

其南进。直到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，中国已独自抗战4年，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卓越贡献，也得到了盟国的充分肯定。

抗战序幕从此拉开

雨从7月初就开始下。在金振中的记忆里，那些天阴雨连绵，未曾间断。

7月6日下午，他换上便服，扛着铁锹，独自踏着泥泞，前往卢沟桥车站。

这是1937年的北平，日军在卢沟桥附近频繁演习，与我29军冲突不断。

当时，29军共有4个师驻守。守卫卢沟桥的是219团3营，营长金振中。

金振中回忆当时的情景：远远看去，日军正冒雨在泥泞中演习，目标正是宛平城和卢沟桥。

战争一触即发！

第二天，北平已是不堪忍受的酷热，温度计的水银柱从清早就直线上升。

据时任日本驻华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回忆，7月7日夜，卢沟桥附近响过一阵来

源不明的枪声后，8日凌晨4时23分，日军得到可以向29军开枪的命令。

八年抗战，从此拉开了序幕！

守卫者的大刀

原启长收藏的那把大刀，刀柄上缠着结实的布条，刀身已锈迹斑驳，中间的两个小环十分引人注目，其中一个与刀身有些间隙。

原启长站起身，“嗖嗖”地舞起了大刀。“这个豁口，搏斗中可能正好卡住鬼子的长刀。”他说。

老照片里的大刀，刀柄下面的圆环系上红绸子，耍起来红绸飞舞，煞是醒目。

78年前，驻守卢沟桥的29军就是用这样的大刀，担起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之责。原启长的父亲原逢汪，时任29军军训团武师，教士兵们练形意拳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日军占领了东三省，继而驻军丰台。蒋介石在日记中一改称呼，称日军为“倭寇”，并每天在日记的首行写下两个

字——雪耻！

日军的嚣张让中国群情激愤，29军尤甚。为做好背水一战的准备，1936年冬，29军在各地招募青年，甚至还有东南亚的华侨，一同集训于南苑，军训团就此诞生。

军训团驻地就部署在南苑兵营。训练之严格，在很多老军人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及，大家饭前必唱《吃饭歌》：这些饮食，人民供给；我们应该，为民努力。日本军阀，国民之敌；为国为民，吾辈天职……

有研究者认为，当时的29军是由冯玉祥的西北军整编而来，虽有抗日之心，却“生长于夹缝”，不受蒋介石的器重，其装备与蒋氏中央军也不可相比。新兵和军训团成员一入伍就练习刺刀和劈大刀，来弥补缺乏精良武器的劣势。

据北京市档案馆原研究室主任刘苏考证，29军的士兵多来自山东、河北、河南，他们身材高大，体格健壮，很能吃苦。

卢沟桥畔第一枪

7月7日晚上，“天空晴朗没有月亮，星空下面，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宛平城墙和移动着的士兵的身影……”

清水节郎曾详细地记录了这个特殊的夜晚，他当时是日军第一联队三大队第八

中队队长，驻扎在丰台。

战前的安静只维持了几个小时。驻守宛平城的29军219团3营营长金振中曾回忆，晚上10时许，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响起了一阵枪声。

这与清水节郎的描述一致：“晚10点半左右……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，凭直觉知道……的确是实弹……我赶紧命令身旁的号兵吹集合号。”

中国社科院近代研究所研究员荣维木认为，这场战争是必然的：“从《辛丑条约》到九一八事变再到七七事变，日本的对华扩张政策从未改变，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。”

一阵枪声响过后，日军推进到宛平城门下，要求入城，理由是寻找一名失踪士兵，但遭到了29军的拒绝。

双方僵持到8日凌晨两三点钟。这个过程中，时任29军副军长、北平市长秦德纯不断接到219团团长吉星文的电话：“日军的态度变强硬了，说不开门入城，就开打！”

秦德纯的回应是：“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，打就打嘛！”

彼时，29军士气旺盛。吉星文曾回忆道，官兵们含垢忍辱已非一天，郁积在胸中的这口恶气无缘发泄，现在听说要打日本了，一个个纵身跳了起来。

远在庐山的蒋介石，后来听到日本军队与29军开战

的消息，在日记里写下：“7月7日，倭寇在卢沟桥挑衅……决心应战，此其时乎。”

与卢沟桥共存亡

“那天晚上枪声一响，我父亲就感觉要出事。”78年后，29军110旅旅长何基沣之子何瑗还记得父亲的讲述。

1937年7月8日凌晨4点30分，日军开始炮击宛平城，卢沟铁路桥失守。

当时，何基沣和谢世全的部队都驻守在西苑，8日晨，何基沣来到宛平城下，在城门前喊：“谢别子（谢世全外号），集合！”

何基沣命谢世全带着他的220团赶赴卢沟桥增援吉星文，他们就在卢沟桥坚守了二十来天。

也是这天晚上，何基沣给金振中下了死命令：“你今天如果不把铁路桥拿下，就提着头来见我！”于是，铁路桥被重新夺回。

《北京档案史料》中清晰记载着一首《卢沟桥歌》，第一句就是：“卢沟桥，卢沟桥，男儿坟墓在此桥！”

这与当时的前线总指挥、第37师师长冯治安的命令相吻合：“不怕牺牲，卢沟桥就是尔等之坟墓，与桥共存亡，不得后退！”

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、贺龙、林彪、徐向前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：“悲愤莫

名……敬恳严令 29 军，奋勇抵抗，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，实行全国总动员，保卫平津，保卫华北，规复失地。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……”

29 军将士死守阵地，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，官兵几乎全部以身殉国，仅有 4 人生还。

多年后，当年的将官愿与士兵弟兄们生死同地，29 军 110 旅旅长何基沣、219 团 3 营营长金振中等，都把骨灰撒在了这里。

何瑗记得，父亲逝世后，当年的老部下来参加追悼会。他们回忆说，当时站在宛平城墙上，那么远，都能听到铁路桥上大刀砍杀发出的“咔、咔”声……

惨烈的南苑空袭

那场战役在中日双方打打停停中推进，直至发生“七七事变”以来最惨烈的一战——南苑空袭。

29 军的老兵吴江平记得，7 月 28 日拂晓，约 30 架日军飞机盘旋于南苑上空，土柱冲天，硝烟弥漫，弹坑累累。这是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的总攻。

提起南苑空袭，百岁老人吴江平睁大双眼，情绪激动：“突围的时候，他们都死了，就倒在我旁边……”

吴江平所说的“他们”，是南苑的 8000 名守军，其中包括 1500 名学生兵。大刀无

法抵挡空中的炸弹，驻守南苑的中国军队成了日军空袭的目标，死伤人数至今不详。

年长的南苑村民，尚能记得当年就地掩埋南苑学生兵的经过：上百具遗体就地摆起来，连花名册也没有，战事紧张，无法深埋，只好堆在路旁的沟里，覆上一层黄土，就算入土为安了。

时村和石榴庄一带，就是 29 军阵亡官兵掩埋地之一。

如今的时村和石榴庄地铁站，同所有的城乡接合部一样，尘土灰蒙，小贩云集，人们行色匆匆，机动三轮车夫扯着嗓子招呼。恐怕没有人知道，脚下的这块狭长三角地，正是当年 29 军副军长佟麟阁的牺牲地。

百岁老兵的军礼

1924 年出生的村民乔德林回忆，1937 年 7 月 28 日，日本鬼子占领了时村，在房顶上布设火力点，向村外青纱帐里的 29 军射击。

乔德林家房顶上就架着两挺日军机枪，“哒哒哒”不停地扫射，子弹壳带着温度和火药味，“哗哗”地落到院子里，掉进他们藏身的地窖里。

鬼子走后，乔德林去查看自家的庄稼和菜地，玉米都齐刷刷地被机枪扫倒了。一处种植山药的三角地里，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。

村里游手好闲的懒汉“麻头”，看到这具尸体上有一只

带着金链子的怀表，想伸手摘走，被一旁守护的卫兵喝退。

后来，这只怀表被带回佟家，作为佟麟阁将军的遗物，由其子佟兵保存，直到“文革”中遗失。

时任军训团教育长的张寿龄曾回忆，接到撤退命令后，佟副军长和他立即决定，命三个大队利用青纱帐做掩护，分路撤出南苑，一律不准走大路。

佟麟阁率部撤到大红门附近时，突与一股日军遭遇，在交战中头部中弹，不幸遇难；同日牺牲的还有第 132 师师长赵登禹。

撤退途中，吴江平发现一名日军机枪手正在用三挺机枪朝着三个方向扫射。他从后面悄悄地爬过去，一刀砍下了那家伙的脑袋。

78 年后的今天，燕郊一所养老院里，吴江平老人正在午睡。老人已经 102 岁了，眼窝深陷，张着嘴，喉咙里发出气喘的声音。严重的帕金森症导致老人全身萎缩，手指蜷缩成了畸形。他几乎是如今能寻访到的亲历卢沟桥事变的最后一位老兵。见到有人来，老人缓慢地抬起右手，抬到与肩膀齐平的位置，抬不动了，他就把头低下，往手的方向凑。

一旁的护理员解释说，老人是用失去控制的肢体，向来人行军礼！^⑤